



deli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九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九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記

太華山記

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蓋指華中削成而四方者爾四方之外宮之盡華山也自縣南十里入谷逶迤上二十里抵削成北方壁下乃谷即西南出不可行行東北大雷中雷中一峽裁容人左右穿受不滿足穿受手如決吻人上出如自井中者千尺曰千尺峽北不至十步復得一峽百



尺人上出如前峽曰百尺峽則東南行厓往往如覆  
敦出人穿其穹中行穹中穿如仄輪牙也厓絕爲橋  
者二所東北徑雲臺峯東南得大阪可千尺人從其  
罅中躡銜上阪窮爲棧五步顧見罅中如一耦之眦  
新發諸耜矣罅中穿如峽中峽中銜如罅中峽中之  
縞垂罅中之縞倚皆自汲也棧北得厓徑丈人仄行  
於穿手在決吻中左右代相受踵二分垂在外足已  
茹則齧膝也足已吐是以趾任身也北不至十步厓  
乃東折得路尺許於厓剡中入並厓南行耳如屬垣  
者二里剡窮復西出厓上行則積穿三文有厓從北  
來踐此厓上復高三丈自踐首南行厓如前剡中屬



者二里剡窮復西出崖上行則積穿三文有崖從北  
來踐此崖上復高三丈自踐首南行崖如前剡中屬  
耳巍耳矣三里而近爲蒼龍領領廣尺有咫長五百  
丈崖東西深數千仞人莫敢睨視是酈生所稱搦領  
須騎行者矣雖今得拾級行哉足欲置之置先嘗一  
足于級上置也然後更置一足其所置足猶若置入  
石中者猶人人不自固匍匐進也級窮得崖踐焉高  
二丈一隅西北出人從其隅上南一里得崖又盡礫  
不可以穿繡自汲也是皆所謂懸度矣不至百步西  
北冒大石出崖下西南上二里得松林五樹稱五將  
軍崖上者不見杪崖下者不見本從縣中望見松如

樹茨也西一里有大石如百斛困不知何來客於此  
橫道而處踰之爲穿徑二十所西南百步得巨靈掌  
掌在削成東北方壁上不盡壁五丈許人不得至掌  
二丈許掌形覆其拇北引如三尋之戟從縣中望見  
掌卽五指參差出壁上也又西百步詣削成四方上  
矣西南望削成四方中東北望所從上削成道道從  
東北隅出二十里是錡于雲臺峰猶杓之在斗矣削  
成上四方顧其中汙也上宮在汙中西北玉井在上  
宮前五尺許水出於其上潛於其下東北淫大坎中  
凡二十八所北注壁下壁下注道中一穴北出水從  
上竄之也四壁之穴各在一搏上宮東南上三里許

凡二十八所北注壁下壁下注道中一穴北出水從  
上竄之也四壁之穴各在一搏上宮東南上三里許  
得明星玉女祠舍神霧稱明星玉女持玉漿乃祠在  
大石上大石長十丈許祠前輒拆拆下有穴穴有石  
如馬折南五丈坎如盆者五所如臼者一所水方澹  
澹也下從祠東南峽中行二里得池二所大如輪東  
南行三里望見衛叔卿之博臺在別顛爲埒不盡厓  
尺中如砥可坐十人厓南北縞纒纒也欲度者先握  
縞自懸厓中乃跂厓自汰令就縞不得縞還跂厓自  
汰得而後釋所自懸縞也此卽秦昭王使人施鉤梯  
處也西南上三里許得一峽如括曰天門門西出爲

棧而銅柱陜不能尺長二十丈棧窮穿井下三丈竅  
旁出復西行爲棧而銅柱一池在石室中不可涸也  
天門旁有臺如叔卿之臺南望三公山三峯如食前  
之豆是白帝之所觴百神也從上望壁下大谿谿肆  
無景卽日中窈窈爾久之山出其末若鏃矢頃卽  
失之矣是爲南峯南峯前出南壁上東峰出東南隅  
壁上西峯出西北隅從下望之五千仞一壁矣攀龍  
曰余旣達削成四方中不復知天不可升矣余夫善  
載腐肉朽骨者乎及俯三峯望中原見黃河從塞外  
乘下窺大壑精氣之所出入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也

德王冊國記

乘下窺大壑精氣之所出入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也

德王冊國記

先是宦者某給事東平府中侍今王蓋先懷世子

幸之遂使爲家令焉以屬今王懷王庶長晚爲世

子且卒矣懿王又薨房闈嬖臣各欲立所親倖以

及時締主爲已力取富貴論議洶洶今王岌岌殆也

時御史李將臨懿王喪見今王宦者某乃爲王

曰李御史且至必且曰雖王儼然在憂服之中得國

恒於斯矣王其辭焉孤孺子以先王光靈得與於

哭泣之哀以爲使者憂孤不得共承先世子之謂何

或敢有他志以辱使者又一二叔父先王之所愛也

先世子之所友也無不大賢孤孺子何敢因以爲利  
其孰能談之某時屬召使擯亦言舍其孫而立其子  
非先王意也乃奏入是歲冊 今王矣是舉也或有  
於御史處言 王狀者及御史見 王狀聽其言也  
又自失矣藩王子孫生長閨牖不習見民間事不晉  
接賓客復幼冲氣識未及之安得不在左右也懷世  
子旣卒所以爲 懿王後者未佩玉兆也今王又無  
外家強宗其府中事一切受 懿王宮監裁抑此菽  
如民家子養歲時不得朝 懿王卽朝亦遽去不得  
言某蓋甚微且初來濟南貧無外黨思顧先世子舊  
恩輒以私錢供給衣食教詩書相依倚護防他變傾

女民家子養歲時不得朝 盡王自朝亦遽去不得  
言其蓋甚微且初來濟南貧無外黨思顧先世子舊  
息輒以私錢供給衣食教詩書相依倚護防他變傾  
身爲之昔者晉獻公屬奚齊於荀息里克將爲亂則  
謂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是有所要息  
也其所欲汾陽之田百萬易與爾使許而明焉誠得  
立然後謝不與汾陽邑而奪之權遂以徇於國中豈  
爲負先君言哉蒲城之事履鞮豈不念之深其曰不  
敢以二心事君倍主則謂文公猶公子矣然受於驪  
姬豈正哉欲以解前罪也爲非有似蒲翟之事者不  
可也脫文公於焚宮之難以犯呂卻之謀然事以危  
焉由是而論宦者其則是能有履鞮之智而行以苟

息之忠時與才不論焉有足稱者矣

介石書院子游祠堂記

伯剛先生既先後捐田二百畝郡邑諸生矣尋又捐田一百畝建介石書院以祀言公子游其中而宋著作佐郎王公蘋明處士顧公愚從焉以系師承勸風俗也則唯是其身自有之哉始先生在給事中時上疏

先帝廣曠蕩抑邪佞者五事忤旨謫居庸一日而直聲動天下家居論學師承所自在風俗所自起猶是未敢一日忘其黨也豈以今之爲文學者乃只於六藝視天下爲蔚然乎然文學於吳自文學子游始子



未敢一日忘其黨也豈以今之爲文學者乃吳於六  
藝視天下爲蔚然乎然文學於吳自文學子游始子  
游既學於中國歸而南北之學立前知洙泗之間斷  
斷如也而誰以易之唯是寧不贊春秋一辭弦歌武  
城必以所聞於孔子寧倦後焉行不由徑必以得之  
於澹臺滅明而懼夫其流異邪今之君子蓋傷之曰  
於六藝焉而吳視天下爲蔚然於理奚當也孰與譚  
性命則稱天著功令則語聖之爲快哉遂至如許長  
伯號其徒唐林輩以四科一堂之上避席危坐稱天  
語聖何顏閔之具也愈嚴爲頌愈近絲葛之戲不然  
持說相難顓門耀之帖括自愛謂道在是所爲六藝

蔚然者舉以掩焉而吳乃猶是其爲文學微言以諷  
詩之爲教弦歌之意乎子羽度江吳多劍術之士未  
嘗無傳流斯異耳豈其微哉子游之爲茲厚於後世  
也豈其本之則無沾沾六藝而子思唱之孟軻和之  
以附先君子之列乎必不然矣及觀信伯所爲薦於  
胡安國者學曰師承識曰世務然信伯說上則獨以  
心學心學奚當於世務徒所聞於二程氏者具是卽  
其主所不欲卒不以奪其所聞於師而迂闊自嫌也  
見無非道與學何必使自口出及易其所聞乃以其  
所欲此於文學奚當焉原魯義不仕兀執在我而已  
卽質行如許衡吳沈有不必信者

所欲此於文學奚當焉原魯義不仕元執在我而已  
卽質行如許衡吳沈有不必信者

高皇帝大徵大儒嘗一詣京師歸而伏思穿几几

數十年有可以得諸大儒信又不但在我則亦何常  
論學也吾黨諸生居以蔚然於六藝出以直聲動天  
下即田三百畝若固有之不素餐分孰大於是自孔  
子布衣養徒三千人而子游與之矣何以稱嗜飲食  
偷儒燁事安得有君子固不用力之言而曰是子游  
氏之賤儒乎此介石書院所爲偃之室從以二君子  
者卒所捐田之志也是爲未敢一日忘其黨云爾信  
伯蘋字原魯愚字原魯於先生爲四世祖先生名某

字伯剛嘉靖壬辰進士也

青州兵備副使王君城顏神碑記

君既以璽書按察青齊諸郡縣即青齊諸郡縣治也  
則之部請城籠水曰是淄萊新益之間一都會哉天  
不弔百姓一二長吏怠於疆事俾一二不逞子弟揭  
竿如林而負固自喜以爲父老憂四方亡命嘯而過  
市有業無於筐中覆之利劍莫敢以發而釋擔一呼  
爲皆制挺又安可誰何百數十年來冀氏姚氏九爲  
倡亂殺我一二長吏之戍者以荼毒我百姓焚蕩我  
廬舍替不畏明至令一妖女子三勤我王師翦滅  
此而後食良惡在其按察青齊諸郡縣爲也余不佞蓋

信言殺我... 一長... 王師翦滅  
盡舍管不畏明至令一妖女子三勤我  
此而後食惡在其按察青齊諸郡縣爲也余不佞蓋  
未嘗一日忘之桴鼓之鳴如出宇下即於爾書又得  
臨籠水上以春秋耀吾軍士豈其防民而暴之中野  
必曰疆場之事一彼一此棄命廢職其若父老何我  
必不然不佞之業在蒸民之七章矣中丞傅公謂御  
史段君曰以余觀於大夫才可使無徵役百姓而義  
不可使衆爲政夫固謂一人慮始而榮施不可有也  
不然夫豈不知淄萊新蓋之間嗷嗷者以時詘爲解  
也大夫實云畏此爾書即有後事安可言勿與知也  
曰昔在庚戌少司馬城潞水上抗虜乃

天子有錫命此自大夫家政吾二人將有賴焉以于  
城王室備他盜無亦大夫按察青齊諸郡縣外城數  
十豈謂是而游津梁之上有難急也大夫實云勿更  
使父老失望於我則君遂營焉曰是在不佞此一役  
耳何至言鉅萬吾因石於山因灰於石雖隆之天不  
可勝用矣豈猶不堅而覆葺爲之其又令暴風雨潦  
以攻一日之費石城非不倍於委土而十年爲計一  
再築之後石城之費立盡是使父老終歲率子弟而  
城已君乃屬之有司某等者自二月至七月有司某  
等者乃以功於君率纔官錢九百餘緡而城高丈有  
尋方廣若干丈各門焉一水門出南北城下因壑爲

坊已君不屬之有司某等者自三月至七月有司其  
等者乃以効於君率纔官錢九百餘緡而戒高丈有  
尋方廣若干丈各門焉二水門出南北城下因壑爲  
池百姓忽自有之矣君以報成今中丞某也攀龍弱  
冠時已聞一二長吏及彼中豪言曰城顏文姜事且三  
十年此無它則長吏過自好欲無受勞民傷則名不  
者大役難成恐中廢作者不任又不者如匪行邁謀  
與衆爲政耳如此必使城自地出然後可百數十年  
來冀氏姚氏凡九倡亂一妖女子三勤王師亡論  
所蕩焚卽芻餉供億豈但可爲十城然遂以棄之乃  
平居則又不復作一錢事而曰吾已爲儲芻餉供億  
於某所今足待變矣豈爲計哉君名世貞字元美吳

郡人少司馬名悖君其子云

新設寧武兵備道題名記

山西三關先是蓋止鴈門一兵備岢嵐兵備實協理之其於防秋季加守巡冀寧二道嘉靖三十三年復以清軍屯田驛傳若守巡北冀南河東諸道迭出而分區監督焉三十七年改鴈門為鴈平岢嵐為偏寧其五道監督如故明年仍以偏寧為岢嵐兵備以偏老岢嵐河曲四守備西路參將老營遊擊地方兵馬屬之鴈平兵備仍駐代州以廣武北樓平刑三守備東路北樓太原參將地方兵馬屬之其八角利民神池寧武四守備中路參將地方兵馬則以設今道云從



路比樓太原叅將地方兵馬屬之其八角利民神池  
寧武四守備中路叅將地方兵馬則以設今道云從  
御史楊公美益之請也惟是三關與大同相爲表裏  
右衛水口等處直虜南窺朔應諸州之道其於要害  
視三關有輔車之義即虜一道出沒我得以所直道  
兵馬掌距踵襲而自相爲應何慮不及三關延袤乃  
至八百餘里而虜得以探疏數爲堅瑕揣溥厚爲虛  
實時分時合雖漢兵如雷風安能八百里趣利也惟  
是席國家廣大守在大同云爾時則鴈門一道岢嵐  
一道協理之足矣然猶恃藩籬以撤閭闔不知中疆  
者外益固之爲謀周也亡何以二道爲不足加之守

巡冀寧二道爲四道復以四道爲不足加之清軍屯  
田驛傳若冀南河東諸道爲七道三關凡八百里而  
七道以臨之卽有五叅將一遊擊十一守備亦惟鴈  
門岢嵐二道相信而服習五道者非常所屬卒然不  
相爲用十羊九莖猶之愈數而愈疏清軍屯田驛傳  
曠所司存冀南河東棄所分署是盡山西而事三關  
委境內而勤一圉猶之愈實而愈虛不知疏數以形  
明虛實以制槩也注鴈門以鴈平注岢嵐以偏寧似  
矣不知十一守備分地如石畫相交尺寸獨以八守  
備隸偏寧一道亡論石隰諸州防河之役行兼坐累  
有妨簡書卽虜一出套便涉其境而亭障積阻烽火

備隸偏寧一道亡論石隰諸州防河之役行兼坐累  
有妨簡書即虜一出套便涉其境而亭障積阻烽火  
優游已難爲卒又况仍以五道便宜掣肘糜費無益  
豈所謂明形而槩制乎時已權生變已常存寧武之  
介於鴈門岢嵐之間亦猶鴈門岢嵐之左右於寧武  
疆場之政雖力有餘不備非其域雖勢有餘不守非  
其約非其域不闌出徼功非其約不聲援爲德辟耳  
目之於視聽不相假借然後可以著官知之良而稱  
同心亦使 朝廷得以責所不備以其所備按所不  
守以其所守捷無倖賞挫無佚罰三關猶一體也省  
冀寧若清軍者七道而爲二以重司存養內治境內

不疲於奔命三分其八百里而勞逸均各可以朝檄而暮集而齊一其指使凡五決策以設寧武武道而議始成如此豈偏見一時之利害不參邊大計始終者右衛水口爲虜必窺之道即中路叅將直之與大同兩掖掎角相逐銜尾相隨厚集其氣是顧是隈者非寧武乎與偏頭鴈門翼擊而夾攻爲常山蛇勢者非寧武乎明形槩制以回視聽新旗鼓出繕入計爲邊長老貽數百年之利身自作始者非寧武乎形不自勝制不自舉沈公所謂其人哉首至者未幾論罷繼至者尋以遷行沈公明形槩制三年於此矣乃少司馬萬公其獨以少方伯奏留之豈不曰分地不量形

與無也司量形不善則與無形司量形不善則與無

至者尋以遷行沈公明形既槩制三年於此矣乃少司  
馬萬公某獨以少方伯奏留之豈不曰分地不量形  
與無地同量形不善制與無形同善制不得人與無  
制同得人不久任與無人同是二公者先後奏請  
蓋相足焉可謂同心謀國重惟沈公之賢適與設會  
也因具列之使後之君子得以觀寧武道所繇立者  
蓋以其人如此云

歷城尹張公德政碑記

濟南郡隸省歷城以一縣附其地所供億轉置送迎  
舉以取集郡大夫以上暨有事境土者令咸賓下之  
歷多山磽瘠水則陂圩一值荒歲不有恒產公至比

災厲且邊圉嚴師旅在外急催科如捕亡淄青持戟之士日肩摩就募道路使者相望疲命於簡書凡期月公循循各如績一若不欲有爲以是民亦安之雖小利不見也邑舊以律占租役必先以薄正常與他沃壤地偕田瘠稅腴屢不較邑墟亡不比屋焉公始第坵畝履原隰視土之媿惡以登下其賦勿一以收責俾參稽各無失職請額著地沃壤不得欺謾避課邑百姓始不惡磽瘠陂圩而汙萊爲子孫憂郡大夫以上蒞我待需有事境土之臣絡繹於邸宇晨趨出謁暮而不能更適庭供億轉置送迎異求同費舊一以委諸編戶歲數十家以分聽其給終則以貨賄之

以上流我待需有事堪士之曰紛紛於氏守辰趨出  
謁暮而不能更適庭供億轉置送迎異求司費舊一  
以委諸編戶歲數十家以分聽其給終則以貨賄之  
入出會之官契常不掩籍十登其六七邑百姓無不  
若相與赴戮得代則若解懸顧以就衽席爲幸而不  
知其產蕩然矣戶戶轉趨傾覆以積倉爲累不饑爲  
諱蜡膈相祈度幾無斯役弘治間加緡八伯金民車  
且百二十乘正德以還加緡至二千三伯金灑清之  
塗罕轂擊矣先南陽朱公首平等事列諸兄弟之邑  
得裁五伯金而邑人稍受賜即猶稱貸出納也公實  
始定吏會之議使度支在官工賈無以乘緩急侵傷  
農坐屈其利有司治之不遽上計則什器儲備得轉

相爲用冗壞即移置勿有廢棄焉法甚便以約不復  
舉長物責邑人值而橋索所羨餘五六十年敝政一  
朝嘉與百姓日新邑不重困共正易輯市野喁喁庶  
見弘治之舊郡大夫以上令夙以分禮下之而公不  
以卑百姓晝日晉接不遑暇食而儀愈安未嘗飾厨  
傳稱過使客疲民以取譽常夜折訟得情皆片言及  
亶亶問疾苦必竟辭嘗語余曰吾四載於縣署有未  
蹈之跡未嘗一日於窮閭忘兼照之心月旦與諸弟  
子設俎豆言詩書士再適薦者七人其在生齒繁殖  
流移究宅嚮附者衍負版焉丙午秋人上最天官會  
徵書留擢西臺邑長老屬余記之余惟君子之從政  
無繁乎此人治而冬無以厭其意也民豈能無思



子設姓豆言詩書士再適薦者七人其在生齒繁姪  
流移究宅嚮附者衍負版焉丙午秋人上最天官會  
徵書留擢西臺邑長老屬余記之余惟君子之從政  
無樂乎悅人於始而終無以厭其意也民豈惟無思  
公屬災厲邊圉之餘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知時務之  
要安以本俗使百姓培氣歸德恃以不偷則君子之  
政哉公名淑勵太原之孟人辛丑進士其詳具恤民  
錄云

歷邑岱畝絲枲則賦維漑沮洳汗萊廻錯昭茲海藩  
我庸景附允百執事咸襄侯度租役薦繁凋瘵罔籲  
汙可以康無艱國步公始蒞上霓望方殷維時多罹  
百務孔勞疲夫載路壑有轉瘠矢解倒懸登之衽席

遊刃引割恢乎爲紀渾兮以容內諳臧否期彼允濟  
懲茲勵已雖貫則仍弗憚改爲雖遷善急慮動若疑  
襲弊未祛善將安施乃第坵畝媿惡是甄磽田沃稅  
北屋以薪欺謾避課靡郡匪民原隰以清井地用均  
澤及子孫世業莫湮一都之會旣詒我肄絡繹齊郊  
戟人節使供億送迎入境取遂束秸不修王章斯墜  
編戶轉給趨相告匱疾首赴役積倉爲累吏畏其威  
南陽朱季平筭列邦我獲受賜張公爲政樂不可支  
曰茲出納實存存有司矜此赤子勿違農時什噐儲待

來工肆戎少歲上計昔宿今羸耳有公半親無私幣  
用克有經供匪無藝百年蠹政一朝自替市野喁喁

接新多刑畫日晉交及分折賦民所矣此必盡忠告

曰茲出紀實存存可移此亦子勿違農時仁器信作  
來工律戎少歲上計皆宿今羸車有公半觀無私務  
用克有經供匪無藝百年蠹政一朝自替市野喁喁  
庶新多制晝日晉接夜分折獄民所疾苦必盡忠告  
四載宦邸窺園無跡兼照窮閭幽光潛晰寄命百里  
視諸一堂童嫠知名擬之龔黃謹庠申義父母爾師  
變彼七士鴻漸于達九罟有歌公歸無所稱最銓階  
揚績當宁栢臺繡裳其忘東土蔽芾甘棠受天之祐  
不朽者仁以報召杜

歷城令賈君記

蓋聞之爲邑非不用民而能不輕用其民之爲用也  
民亦孰能不用上而唯即安之爲用也公旣治歷城

踰年而使者及於絳則其家大人就養焉居無何輒  
加駕而返請留弗許請命之則謂公曰始吾之視爾于  
斯役相隸蒞相承也唯是百姓兆民焉是出而爲之  
令以賦諸其間俾各有藝極以務蓄其力無失其徵  
會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有司者豈有賴焉百姓兆民  
惟正是供而令無即於墮政足以取給王事而已豈  
敢爲是匪經以侈厥度亦唯是役亦唯是蒞功令典  
籍輕重布之爾敢何異之有即有豐歉不庭不虞之  
忠爾旣已錯而宜之使各有懷生之念而百姓兆民  
實欲焉百姓兆民欲焉而諸長吏孰不欲也若不佞  
總總焉唯不獲乎上是恐而勤百姓兆民庶幾諸長

忠而自巳金子而宜之任各不怙生之命而女  
實欲焉百姓兆民欲焉而諸長吏孰不欲也若不信  
總總焉唯不獲乎上是恐而勤百姓兆民庶幾諸長  
吏以有德於我不則自恃其不欲而曰諸長吏實欲  
之以委之無可奈何其君子實應且憎以非我寧謝  
不敏敝邑豈敢有愛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子實生  
我而浚我以生乎而以德於上令實有民而委之諸  
長吏其謂令何其無乃撤其寧宇而翦爲逋逃以自  
棄其衆百姓兆民將望望然挺險而走其轉於溝壑  
何辭之與有若由是相爲臨長自顯庸也尚將惴焉  
有不敢輕用之心而使於我焉是息大衆其未可棄  
也人亦孰能不用上而唯安是即我旣已父母子弟

將自至我之不欲人孰不知猶之曰凡以安我也既以藝極則浸漁不行而貧者勸役蓋嚮然於我有各相爲用之心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不佞在此猶尚逋逃人不懷生又從而微之纍焉而使即事於繫其若父老何何邑之爲也若不然我去而反其田里爾安能知之今吾之視爾于斯不因於役不匱於蒞也而邑由以舉 百姓兆民無能爲逋逃之故也豈徒爾與有榮施乃歸絳蓋公爲歷城者盡善政也而其要則有所不欲矣而才足用民才足用民矣而惴焉不敢有輕焉之心其家大人見邑之無逋逃也而知其政君子哉邑諸進士郭子輩相與聞其言而賢焉

要具有所不谷矣而不足用民才足用民力而情  
不較有輕焉之心其家大人見邑之無適逃也而知  
其政君子哉邑諸進士郭子輩相與聞其言而賢焉  
各矢歌以詠其事而屬余以記者如此

劉公樂峴亭記

公既在襄陽諸生間不樂也已乃謂御史君曰昔爾  
先大父之除新鄭雖介然一王官之大邑丞乎固周  
室之未成子也豈其事長而我伐伎以馮人豈其行  
意而人稱功以加我蓋三載人莫知之矣人情不能  
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我始慨然慕羊叔  
子杜元凱之爲人今亡論其位卽其功懸諸所遇如  
此其難也不得乎丞將求乎身孰與不得乎身將求

乎子也獨如嚮之人哉吾所爲營峴者以若效爾大  
父於不窮而吾將老焉以是爲樂耳方叔子建平吳  
之議欲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逼江陵  
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徑詣秣陵巴漢竒兵  
出其不斥卒如所言何策之明也元凱旣激漁涇諸  
水以浸南陽諸田萬餘頃遂開陽口起夏水達巴陵  
千餘里以瀉長江之險而通夷桂之漕民到于今利  
之何計之遠也是皆踪跡之所往來精神之所暢悅  
山川之所動盪動業之所肇造策之所爲明計之所  
爲遠以是得於峴而後世誦義不忘猶我視若於此  
者若能無意二子於此乎今天下南結於越北構於



山川之所動盪重疊之所摩造策之所爲明言之所  
爲遠以是得於峴而後世誦義不忘猶我視若於此  
者若能無意二子於此乎今天下南絀於越北構於  
胡芻粟膠滯飛輓繼絕此亦羊杜一時今何以明策  
遠計入告我后而無勤諸執政乎即使持節監胡若  
粵諸軍事不者大興卒治河若以使者行水惟是南  
北交擻力百倍吳畫何所出何以係尉宅伏中行而  
笞之背縣官之費歲且鉅萬乾溢不常仰給遂誦漁  
清寒桂不啻涓委今何以使芻粟相屬千里坐至以  
無爲諸執事憂吾非其峴之謂夫固謂二君子之嘗  
至於峴也不然夫豈不知鹿門之可以老也二君子  
得此於峴若得二君子於國家而吾以得峴於若吾

何爲不樂哉杖屨不具眺望不適談詠不揚飲酒不  
歡琴瑟不鳴俎豆不大吾之事也吾何以知若能爲  
羊叔子杜元凱與不能哉彼且曰百歲後魂魄猶登  
此山也未嘗不流涕於斯人陵谷功名相爲變遷彼  
且奚以二石爲矣此其辯在詹何之說子牟也不得  
乎丞求之乎身旣得乎身推之乎子公之所爲自勝  
者婉矣爲峴而樂庶乎縱之又何害乎心居魏闕之  
下也預嘗自謂武非其功祐蓋曰疏廣我師也出處  
之間古人難之慕叔子元凱之功而猶不忘鴻鵠龜  
鼉之諭余於是知公不言而有以自與焉蓋曰夫豈  
不知鹿門之可以老也然不於鹿門而於峴也則托

鼯之諭余於是知公不言而有以自與焉蓋曰夫豈不知鹿門之可以老也然不於鹿門而於峴也則托龐公於二君子矣

重修肥城縣孝里舖記

按察使周公爲叅政時出督部過肥城縣孝里舖舖在縣西北七十里孝堂山下矣公慨然顧今縣令錢君曰此非漢孝子郭巨之所以葬其母者乎君子徘徊而不忍去也今且廢矣無乃先大夫若諸有司之爲盟主也崇大茲館以爲諸大夫有司之所憇而賓客使者之所假道乎今且廢矣何以崇大如公寢也屬在敝邑其若諸大夫有司若賓客使者之辱在不

佞何無乃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繕葺將肥之褊小  
介於長清平陰之間而曰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  
之有也而援以自解四十年于茲假道者暴露憇者  
舍於隸人驅之不顧何以徘徊孝子而觀采風俗疆  
場之邑在彼猶在此矣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乃錢  
君謝不敏已報上既得可自七月至于九月而舖成  
視先大夫請有司所崇大如公寢者益虔矣以懋諸  
大夫有司以假道賓客使者膳宰致餐候者爲導長  
清趨而南平陰徂而東交授互勞望孝里而歸之視  
遠如邇非先大夫諸有司之爲盟主業執與之是役  
也門屬之門堂屬之堂其不相偶其序相翼備矣而

遠如爾非先大夫諸有司之爲盟主業執道之是役也門屬之門堂屬之堂其个相偶其序相翼備矣而猶是舖也能無廢矣先王之教在焉而敢以爲功無亦曰二邑之蒿蒺自愛魯不遣一釐者蹠鏹又何執事之不閒矣錢君旣修縣城稱保障而并及是舖承蔽芾之休俾居者無警行者相勸以體周公廣施德於三邑者也周公蜀人名其錢君吳人名其

肥城縣修城碑記銘

漢書泰山郡有肥城縣應邵曰肥子國也城圍六里一百步高一丈五尺云蓋嚴邑也五領盤其北陶山據其西視郡城爲外屏焉 國家分千戶所守禦其

間念至深矣然而覆土耳先是邑令萬君則行築分  
東南北隅延石而堞之守禦者率疲卒晝夜謹斥堠  
省樓櫓無遺力而西一隅竟以先勞中廢夫城盛也  
一隅之隙全邑任之何彼此也在昔陶山之役動勤  
王師今安可使從高臨下而窺以不逞之心無論五  
領之爲踰備矣邑人大中丞李公蓋嘗憂之謂今令  
吳江錢君曰此焉不延石而堞之即三面雖金湯無  
益也又何必環而攻之屬按察使周公先以叅政行  
部過肥子亦以爲言而錢君則慮事授司徒量功命  
日畧基址分財用具猴糧三月而集不愆于素業凡  
若干所爲矩若干云攀龍曰肥有陶山之役余蓋猶

及見之邑中丞月大母之部守不爲小安察使周公

昔通朋子亦以爲言而鍾君其處事抄口徒量功命  
日畧基址分財用具猴糧三月而集不愆于素禁凡  
若干所爲雉若干云攀龍曰肥有陶山之役余蓋猶  
及見之邑中丞自父母之邦守不爲小按察使周公  
慎其四境云爾而肥是城有味乎王公設險之義乎  
與其動勤工師也寧短垣是圖覆土而土堞之如塗  
塗附天之陰雨亟瀆亟噴孰若延石之未逸也是攝  
守禦而徵餘自帑政則錢君欲發與民而已而  
肥是城則依物而偶於政肥之所以有成城也周公  
名某錢君名某中丞公名某云銘曰  
天不可升地險丘陵維休維戚肇自中丞周公居東  
于宣于藩匪除于庭而力于原有令知發大物是憑

綢繆牖戶百堵斯興言售厥謀用在不疑匪良執事  
一篲之虧卓彼巖邑何幹何植二人同心乃成此城

內丘縣學田記

邑何學以群士也學何田以群士於禮也士相觀以  
群而廢禮由群邪也今豈徒俎豆之義始諸飲食彼  
見室家之樂則戚於為曠藁裡不掩則其顛泚曰吾  
何有於為士也風俗之道士為政今尚何敢謂無恒  
產有恒心唯彼為能之即業已群使日眈眈焉佔畢  
亡他技又何可使不有於為士也余往按部內丘至

民間所謂黃孝子郭巨里中里中即以所編黃金事  
名矣嗚呼曩者令巨時能自託於上何至欲殺其子以



亡他技又何可使不有於為士也余往按部內丘至

民間所謂黃孝子郭巨里中即以所掘黃金事

名矣嗚呼曩令巨時能自託於上何至欲殺其子以  
食母為孝也今又何敢謂內丘之無能為巨者則是  
田也無常歲有常賦其士足計也匍匐有喪不與其  
易與其禮婚姻之故不與其富與其禮而又為之宴  
喜於飲食周旋於俎豆使相愉快於為士則虞芮所  
棄而西伯以善養老者也是田也凡八區東南北壇  
地各十二畝邑厲壇地一畝南四里舖地七十畝南  
宋家舖地八十畝東四里舖地十八畝中丘驛地四  
畝凡二百五畝余始按圖得之既乃過郭巨里中思  
夫士不可一日廢禮也乃命以為學田而具諸籍中

張氏瑞芝堂記

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華草盛也漢在元封芝生甘泉宮帝作齊房之歌以薦郊廟則得人若董仲舒鄭當時輩儒雅推賢肩踵在列以奉天下實稱治洽所謂九莖連葉回復此都植才之應也秦人蔓瓜谷之禍綺夏之徒有伯夷之餓于商山之下與薇自療思唐虞不蒙甚大之憂則碩人之邁矣夫芝之玄氣之精也因腐朽而暢靈華感則萌之矣奚愛甘泉商山哉張子其先中丞公嘗以言事忤逆瑾意一挫之不偃也奸蕪旣雜風紀茂遂乃以指佞見知於朝皆謂人中有屈軼焉豐本遠條世麗東土祖孫奕葉棫

山嵒張子具先中丞公嘗以言事忤逆璫意一挫之  
不偃也奸蕪旣雜風紀茂遂乃以指佞見知於朝皆  
謂人中有屈軼焉豐本遠條世麗東土祖孫奕葉棫  
樸之英十人每兄弟咏集詡詡之盛出則衣冠曄曄  
第道士林榮之冲和漸於家而以華國則人瑞者乎  
嘉靖丁未春芝產子舍之堂者五以示余而屬之記  
余見若卿裔矣若車蓋矣丹章而緝理其葩云以弓  
矣嗟乎是不可與岐麥玄黍龜祥鹿瑞蕃育靈囿以  
光騶虞之化乎即不欲宮童効異又何限崑魏逶迤  
之地則中丞公之後興乎子舍慕先人芳烈國香自  
與隱見之間矣

聖天子方肇玄禋綏明賜天下日濡旱麓之教賢才

敷發芳躅盈庭芝則有哉中丞公於子含曾大父行也堂構衰矣澤欲翦矣藜藿登卿相遺蓬華一畝之宮子孫荒圯欲不守者屢矣子含慨然以在我有豐芑之謀出私苴以肯世業煥然若見祖宗草茅之舊讀書其堂上以振簪紱之餘響人以知有中丞宅而謂中丞之世將復也乃子含之堂有芝是中丞之上未敝而我

聖天子至德及遠矣可無記哉

棗強縣劉村新建三官廟記

劉君雅棗強劉村人村東南去邑三十五里稱劉村以族姓焉村東南五里龍泉寺劉東父某所建也劉

古所建其北則某祠又北則某祠又西此則某祠劉

劉君雅棗強劉村人村東南去邑三十五里稱劉村以族姓焉村東南五里龍泉寺劉東父某所建也劉君所建其北則某祠又北則某祠又西北則某祠劉君嘗游於田矣即民間疾苦察眉而藥餌起之葬者匍匐衾紼婚者拮据羔鴈也夏月孔曠行者道暍河朔諸郡卒戍徒役瓜期徃代得及其塲圃以蔭息其木下壺漿餼苴厨傳過使轉相誦慕視廬舍如歸矣以社以方穀臧農慶告成地利介言景福捍禦蓄患載在秩典歲時伏臘我乃於三數祠集饗髦艾作敏主伯以輯鄉井以聯宗黨以固守望之好杜侮予之禍豈爲淫祀哉棗強當燕趙之郊諸郡之卒戍徒役

交雜於路悲歌少年忼慨相向即加饑饉必多暴子  
第何可無寔烈之風也同舟而濟江海者覆於其各  
有一壺之心何者失衆之形也劉君爲一間右家令  
諸郡卒徒視廬舍如歸矣即流移逋逃操戈不逞又  
何可後事而備乎是廟也劉君有以處其中也有處  
其中則棲託之跡重而流移逋逃欲爲不逞者沮於  
嫌忌之勢力矣

倉真先生集卷之十九

倉真先生集卷之二十

倉真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傳

總督薊遼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公傳  
王公忬者蘇州太倉人也其先始興文獻公道導遠江  
東至宋左司諫縉徙分水至元夢聲為崑山學正因  
家焉故崑山改太倉夢聲之孫琳生輅

武宗時王倬以進士顯名為南京兵部右侍郎即輅  
子也倬生忬舉進士選御史屬

皇太子當出閣疏上重師道檢宮僚戒淫戲者三事

世宗納焉又中貴人宋興行萬金求領東廠公論罷  
之出監河東鹽法歲餘以疾歸間復爲御史按湖廣  
至輒劾方岳郡守貪不職者一人不及代也時中貴  
人廖斌填承天公謂曰貴人所不魚肉吾百姓者吾  
請事貴人貴人所不知而舍人子魚肉吾百姓者吾  
請爲百姓治之不及貴人凡吾有所裁終始全貴  
人耳還復按順天八月虜數萬犯古北口公具聞  
上請屯京城而身往守通州已而虜果大入至通竟  
不能渡河而西

上諜諸輔通獨完乃超爲僉都御史經畧通州以東  
諸軍會虜退衆議欲補京軍公又獨請汰之歲可減



不能渡河而

上謀諸輔通獨完乃超爲僉都御史經畧通州以東  
諸軍會虜退衆議欲補京軍公又獨請汰之歲可減  
漕粟數十萬得沿邊數萬壯士及請築京城外郭設  
薊遼總督置通涿昌密爲四鎮奏 上各次第覆如  
指何公棟旣總督遼薊與大將軍仇鸞調諸邊兵數  
十萬衛 京師而公兼治餉鸞挾

上愒公以軍興法公若爲不悟而身歷諸要害爲伏  
芻粟即鸞所遣騎異道至咸取給焉乃上請得三千  
騎與臣因糧車爲戰守可以無乏軍興頃之歸治餉  
戶部 召還京鸞竟誑而公得無以賄免壬子巡撫  
山東凡三月巡視浙閩提督軍務亡何改巡視爲巡

撫請誅賞便宜行事南會二廣北會江左諸鎮犄角  
應援也屬倭賊王直徐學毛勲輩襲我公夜縱狼土  
兵括蒼少年以俞大猷湯克寬擊之鹵獲倭生口百  
四十三首百五十級焚而溺殺者數百人軍大振以  
尹鳳將閩兵徼於表頭北芟諸洋又鹵斬百餘級奪  
生口二百餘後先以捷聞是時賊黨蕭顯率勁倭  
四百餘屠吳郡南沙還逼淞江淞江守告急公曰吾  
嚮所請犄角者非此乎以別將盧鏜掩擊大破之斬  
蕭顯餘衆潰入浙中大猷諸將徼殺無孑遺是役也  
越竟而畿虜且陸勝賊矣因行部凡二十餘縣計倭  
所由道次第畢城之獨慈溪謝不可公去一歲而慈  
溪皮台尤茂目消不蚤德王公言公在浙間可二歲

蕭顯餘衆潰入泃中大酋言將復殺無之遣是行七  
越竟而殲虜且陸勝賊矣因行部凡二十餘縣計倭  
所由道次第畢城之獨慈溪謝不可公去一歲而慈  
溪破始就城相謂不蚤聽王公言公在浙閩可二歲  
凡一十餘捷功次三千餘所得沿海大猾爲倭內主  
者繫之覆其家數十人賊自是無與鄉導徃徃食盡  
遁矣甲寅移巡撫大同先是虜入大同沒大將覆其  
師撫臣坐失律下獄議置代未決

上諭相嵩中外臣誰真志者嵩惶恐不知所對

上曰吾嚮所自拔者王忬耳遂手

手勅吏部朕念大同須得人其以忬徃故事唯置相  
用

手勅蓋異數也比至鎮上書具言歲侵乏軍興狀請  
大司農金錢十餘萬賑之活者萬計會虜復入寇與  
總督許公某合兵徼破之捕首虜百餘鹵馬牛羊稱  
是捷 聞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明年薊遼  
總督楊公博入爲兵部尚書議置代

上度次用公進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旣代而  
虜酋把都兒黃台吉打來孫等數萬騎入犯古北喜  
峰冷口諸隘公悉發兵拒走之條上八事報可乃分  
遣諸大將趙卿輩以馬步兵十餘萬守諸隘游兵佐  
之與宣大督臣約諸地在宣大而險在內者移宣大  
兵爲內守地在薊保而險在外者移薊保兵爲外守

邊計大將起唯羣以品步兵十餘萬守諸隘濬兵佐  
之與宣大督臣約諸地在宣大而險在內者移宣大  
兵爲內守地在薊保而險在外者移薊保兵爲外守  
九月虜悉衆屯懷來川攻南塘黑衝峪已又攻大石  
溝公各發兵拒走之捷 聞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左  
侍郎如故奏減諸路防秋騎兵馬六千餘匹曰守利  
步不利騎奈何以二戰士食供一馬非策也虜先後  
寇遼陽所發兵敗之首虜數百又招徠夷漢一千五  
百戶丙辰

上欲用爲兵部尚書輒不果時大舉討倭發兵五千  
人以裨帥尹秉衡往有功九月打來孫等又犯喜峯  
一片石諸處公督兵拒走之明年虜闌入灤河頗有

所殺掠復督兵力戰走之 詔切責奪一官爲右侍

郎兼僉都御史餘如故會兵部員外郎繼盛疏嵩父

子爲所陷抵罪公寬之公子世貞又爲護繼盛喪嵩

父子益銜之矣明年把都兒辛愛打來孫俺眼他皮

各以十餘萬欲分犯馬蘭義院諸口謀有備不敢發

詔復所奪官明年戊午虜犯遼左我師一歲凡三捷

九月虜王文土蠻黑石炭諸部十餘萬騎駐大鹵場

以精騎七千犯界領箭桿領以大將歐陽安馬芳等

拒走之數萬騎入黑谷領以中軍張倫等破走之

而練兵之議起矣是時兵威壯可省調發十之六

七大司農省軍興芻粟稱是見以爲名美而成卒多

打元不數高馬入黑各令以軍強倫等破走之

而練兵之議起矣是時兵威壯可省調發十之六

七大司農省軍興芻粟稱是見以爲名美而成卒多

選與不習戰所勾募取充數而已諸將計不敢任而

調發如故公乃爲疏具列十三事請以三歲舉之明

年虜又犯遼陽以楊照大破之獲首虜八百有奇鹵

馬牛羊夷器以千計故事獲首虜至二百即以捷

聞至四百以大捷聞今至八百以嵩故顧無有爲

上言之者故事春防所調發兵視秋省十之五至是

以練兵故復汰其二而虜辛愛數萬騎挾朶顏酋影

克哈孩爲嚮導謀入寇我我所遣謀多被殺公乃請

援兵不聽虜竟入潘家口我以輕騎繞出賊前凡三

三

口引去尾擊之捕首虜百事聞

上乃知前所請援兵非謬第錄諸將歐陽安輩下獄而御史以嵩風旨且論殺安會御史方輅受草都御史鄆懋卿言公病悸不任事負

上息當罷狀遂逮制獄論殺公隆慶改元世貞守闕下白父寃狀以詔復原職公好稱說經術而長於吏事凡三爲巡按一經畧一提督三巡撫總督所推轂賢士大夫徧天下也

贊曰大臣之處成功難言哉庚戌虜犯京師中外洶洶公先策必至以聞而身守通州使不得西渡

河嚴邑翼輔以無恐



洵洵公先策必至以聞而身守通州使不得西渡

河嚴邑翼翼輔以無恐

肅皇帝張皇備胡左顧右眄念無可與所立一總督  
一大將軍而公以督餉叅聞並見倚重尋覘閩浙旋  
移大同虜邊已則奉而南倭邊已則奉而北非不欲  
任久之以聽厥成而

天子厲精方稱緩急圖輒効喜自拔士號爲大同得  
人異數寵之以逼帷幄之臣度次薊遼而公拒走大  
虜者六至有一歲三捷者奈何不免蒿父子文致之  
也自練兵之議起而間以生奈何比年治師不申調  
發自期三歲也所疏十二事具是矣

天子方喜自拔士號得人度次以薊遼乃有上言不  
任事負國息當罷則誰爲之者激極而反大臣之  
處成功難言哉余觀世貞上疏追訟父前功曰虜犯  
遼左臣父忬以總督督總兵楊照輩便宜發兵擊破  
之斬首八百餘級策定城池功施邊境蒿父嗾削臣  
父功狀並薄照賞而壅

先帝拊髀之明成化間總督王越潛師出塞至威寧  
海殺首虜四百餘級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遼  
陽爲肘掖之寇於我爲必應量敵則掠出榆林塞於  
虜爲惰歸用師則楊照一部將計勝則首功過當威  
寧者多而懲其深入者悛慮敗則潛師出塞劫虜取

是皆名也越忬而臣父不錄令當

虜爲情歸用師則揚照一部將計勝則首功過當威  
寧者多而懲其深入者悛慮敗則潛師出塞劫虜取  
捷者危越封而臣父不錄令當

先帝之世無以春秋耀軍士而示天下以非常功不  
知遼左之役見以爲狎戰而嵩得持之威寧以汪直  
與俱出塞氣奮人主同功一體者乎將相不調和自  
古患之矣

王中丞廷小傳

中丞初以大司徒主事分曹太倉與宦者奉穉米相  
持也旣聲聞 朝廷改監察御史而領度支宦者奉  
尋罷亡何疏尚書鉉治大冢宰不奉職狀忤 旨謫

亳州稍徙崑山令崑山故相某視縣令家監爾即所欲令爲之不欲屬之雖屬之公弗與爲之故給事中某者公不與爲之矣雖欲屬焉不能也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失也相巨室大臣給事中雖廢然揣上意從私家祠有所祈不領於

天子之祝宮歲時聞

上覬復收我者爲之乃相與持一令短長何不至也而公即又來守吳郡則吳人欲之矣郡別駕某所治逋租者獄纔一牘爾坐在戍籍當遣者六十人捕夫

得者又三百人公搦謂御史君曰異哉加以數大司

馬府中豈無令主任吏望見籍而走乎戍者一人主

送至戍所者二人南來尋者妻子一人南者一人是

連租者徭繆一牘爾坐在成籍當遣者六十人捕夫  
得者又三百人公搦謂御史君曰異哉知以數大司  
馬府中豈無令主伍吏望見籍而走乎成者一人主  
送至成所者二人捕未得者妻子一人捕者一人是  
千人之獄也御史君勃然寢之矣徐某者旣以其貲  
爲太學生而復持其兄某陰事署而揭之途御史君  
又以其署按其兄使在遣中公廉知其爲署某陰事  
者某也曰兄不義而穢於家第不諱而播諸國其兄  
已髡鉗對主伍吏某安得儼然因以爲利大冠若箕  
日沾沾父老前也乃奪其太學生郡歲以籍錢九千  
緡市尚方物輸少府而司寇某者其子欲之公不與  
也往求毘陵郡錢六千緡與之已而給事中舉奏司

冠免之並奪毘陵郡與者官吳郡尚方物至今有司者市之遂爲令自公始也可謂不畏疆禦哉

### 霍長公傳

霍長公者西河人也旣少孤而母太淑人李年二十餘歲以故失不爲儒太淑人常恨之公曰徃而不可還者親乎懸而不可知者祿乎昔在襁抱以有今日卽使不肖孤列鼎而祭先君子孰與竭力耕田之逮太淑人存也且爲儒不成必難中棄而妨遷業孤豈敢薄諸生獨以白首鄉校猶日呻佔如病嫗之就藜使其父母匏瓜畜之而進退維谷坐自朽腐是爲從吾所好耳公由是稍治產所致太淑人甘毛毳之餘亡

使其父母匏瓜畜之而進退維谷坐自朽腐是爲從  
吾所好耳公由是稍治產所致太淑人甘毳之餘亡  
何施予備族黨矣無何橋梁之役徧四境矣而產猶  
治也蓋公自計其力足以供甘毳則推及施予不使  
有一日之積云公素坦率効濡與群處然耻夸昆雖  
狎必以義無大小無敢忿爭卽忿爭曲直一聽公無  
後言者人以此益附公公旣貴有輿馬且年七十餘  
不以乘也每出入安步里閭中無異布衣時曰吾幸  
未憊庶幾與里閭故舊遇諸塗何可使其引避而轍  
迹畏人將無挾兒輩尊寵於車上儻哉有司鄉飲酒  
公嘗一當大賓後輒謝不往曰吾始不圖得從父母

之邦見唐虞養老以燕饗其盛典也一之爲冒而復  
抗禮邑長吏以煩官府僕僕起居乎公是時已封御  
史進中丞少司馬凡三命故自謂將無於車上儻云  
郭太淑人亦年七十以公之家而猶不輟麤糲之食  
曰吾與君子同事李太淑人糟糠不厭饗若將終身雖  
今暴貴七十餘矣何能異爲婦時也豈以吾兒爲不  
能事我者乎其夫婦同德如此

贊曰史謂孔子數稱介山子然者豈之推之後邪晉  
之多賢由來遠矣子夏旣居西河之上序詩教授所  
與友田子方段干木其人也霍長公家食不輟粗糲  
安步里閤不以輿馬非故讓也方其布衣時晨出夜



與友田子方段干木其人也霍長公家食不輟粗糲  
安步里閭不以輿馬非故讓也方其布衣時晨出夜  
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一旦使之俟  
駕而後行式閭而後過苦矣品列而後御味備而後  
舉厭矣不然則一以抑損豈謂坦率乎西河之俗蓋  
猶有蟋蟀伐檀之風焉其論爲儒非獨疾夫不成也  
之推之母固曰身旣隱矣焉用文之然以有激將來  
使假儒之名以自好者非効於世不得籍口耳公之  
意蓋因以爲訓也旣已三命乃鄉飲酒則謝不往其  
出處大義迫斯可見雖曰未學謂之學矣其斯以謂  
質行君子哉得其子而益顯也

長興徐公敬之傳

公名柬始居約時游邑諸生間莫能厚遇又之授弟子室里中非其好也則曰嗟乎大丈夫生不能游大人以成名即當效魯仲連布衣而排患解紛令千里誦義爾終安能嘔嘔爲章句師坐帷中日夜呻其佔畢從群兒取糝自食乎會邑富人許公女年二十不嫁欲求賢夫如公者公是時年三十矣乃脫身游女家女家素長者里中少年多侮之即妻公又皆來侮以嘗公公問許公豈負是屬而欲報之然此易高耳今我在也而彼皆籍吾家令我不維是子壻行皆魚肉之矣亡何微知少年家陰事以令里中里中皆謂

今我在也而彼皆籍吾家令我不維是子壻行皆魚  
肉之矣亡何微知少年家陰事以令里中里中皆謂  
少年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少年家顧且因  
許翁奉百金願交驩公公乃以所奉百金益市牛酒  
更召外家宗人及里中父老日高會數問其金餘尚  
有幾所趣賣其具曰里中少年豈不多豪然無奈此  
牛酒共具我何公旣已脫遼陽大賈某氏之阨而某  
氏日操百金將進公及見公公侍酒至暮口不忍獻百  
金邑有豪亭父朱某者好衆辱人公一日從旁數之  
曰朱君太橫哉朱乃瞋目視公曰客何爲者居邑屋  
至不見敬於若乎乃大挫公公佯不問一日袖四十

斤鐵椎謂朱曰不聞信陵客椎殺晉鄙事乎朱跪曰  
吾始以先生爲庸人乃今知之遂相舉飲謝而去時  
江南大饑斗米千錢而公門下多蒯緱之士然歲入  
實不足以奉賓客至鬻鬻宅子錢家不令知也公始與  
諸兄同居及往許翁家諸兄皆聽公去不收十年之  
中公蓋再致千金即諸兄匍匐來稱貸公又未嘗以  
無爲解馬公嘗謂何知積著好行其德者爲亨利吾  
予人若棄之假人若忘之即有償者是自實其義吾  
不忍爲也公蓋慕吳監門卒之爲人而游於酒哉朋  
友相覩歡然道故飲可五六斗而醉二三客前奏琴  
未嘗不爲鼓一再行而據地歌矣即長興令召公公

村西大宅生公惟市衣然見邑中長老好問民所

友相覩歡然道故飲可五六斗而醉二三客前奏琴

未嘗不爲鼓一再行而據地歌矣即長興令召公公  
又謝病不能往公雖布衣然見邑中長老好問民所  
疾苦嘗謂長興西從方山來可百里所故不多爲陂  
誠得緒水高下更相受漑可令畝一鍾何憂曠哉城  
南諸田即患茗水暴至然以隄善潰爾築令廣一二  
丈所何慮不障又可樹桑千畝因掘土爲池可養千  
石魚即雖汙邪且不失芟牧其中獨奈何棄百世之  
利不爲乎公旣口畫縣中事縣長吏愈益重公門外  
時時以干旄來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今年  
公七十有九矣尚善飯遇客無所敢失卽有從季子

中行來者與許夫人爲夜灑掃早帳具至旦不倦蓋  
中行未遊京師所交已多大父行知名之士矣余爲  
郎署中時中行嘗語余曰吾嘗諫家大人至篤馬行即  
所言邑長吏治渠事煩苦不爲也以大人之義與邑  
中長老共數百頃曰何不成也家大人謝曰吾聞興  
百世之利以親附百姓者邑長吏之事也且吾邑長  
老居閒者終不語今長吏幸而聽我我又奈何從邑  
中奪賢長吏權乎其爲長者如此

杜長公傳

杜長公常者鄞人也以文無害試補奉化縣功曹在  
家人時嘗稱詩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曰信斯言也予

杜長公常者鄞人也以文無害試補奉化縣功曹是在  
家人時嘗稱詩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曰信斯言也予  
幸逮事王父母又以勤父母予奚賴焉其爲王父母  
供具一視父鎬供具曰王父母固安大人供具矣所  
執王父母喪父鎬無不如已自盡者而不知其所由  
辨也長公旣收弟仲於維揚而爲季有室以託姊子  
然後嫁從女者三如其女葬不能喪者如其弟仲筐  
籠賻贈至無暇日不爲厭焉長公出入邑屋少年輒  
自避過而與之言則趨婦姑勃磈不出梱闔亦自曰  
將謂杜長公何同曹掾某患疫諸曹掾舉以其妾故  
引去且止長公長公曰廢朋友疾病相扶持大義而

借小嫌以自解何以稱同舍兄弟人孰無急難而坐  
棄之也每往必有所與俱執火竟夕身傳七劑其妾  
顧以此無間處衆始服長公達節云再補蘭谿縣功  
曹蘭谿令謂奉化令曰大邑多君子今安得有杜掾  
其人哉奉化令曰其人故奉化功曹也其取重如此  
先是長公值橐中裝於蘭谿之塗舉以微亡者亡者  
至謂長公曰橐中裝都科也將輸縣而先門假寐道  
左屬縣官出辟客倉卒遺之蓋五十金舉者遠矣然  
此其地也長公曰此其地固在索之豈遠乎即舉以  
畀亡者亡者捐十金謝長公長公曰十金孰與五十  
金爾豈以我無所置之也遽辭而往章公居仁嘗謂



畀亡者亡者捐十金謝長公長公曰十金孰與五十  
金爾豈以我無所置之也遽辭而往章公居仁嘗謂  
長公雖在功曹中質行不可及矣尋授廣西龍江驛  
丞有以藤自毒殺者其家誣怨家殺之郡太守謂怨  
家實殺之也以具獄憲司則移長公長公覆而輒見  
其冤狀太守惡其反也而笞之長公曰憲司豈少廉  
武吏而移之驛而乃撓於成案重辱命也笞之不猶  
愈於殺人以免乎屬征蠻之役幕府檄從軍疾作而  
卒於邸後五十年而孫思舉進士遷青州太守方爲  
良二千石云

贊曰越之俗機賢者惑焉同曹掾疫長公不憚躬調

護之可與立哉及觀所昇亡者橐中語其調笑疏於  
咄詈舉五十金若亡者自取之望望然惟恐得我又  
何可啗以利也有是驛吏不難於不阿郡大守意有  
是憲臣不難以殺人大獄屬驛吏者今無矣夫今無  
矣夫

晉陽王次翁傳

次翁子使君名道行弱冠擢進士給事尚書大司寇  
省中余時爲郎亡何使君補鄧州余尋出爲鉅鹿郡  
明年使君遷魏郡比二千石往來二御史臺若部刺  
史必直使君與使君相勞也雅已聞次翁爲人翁名  
尚智字哲夫陽曲人嘗補郡弟子員不就以貲假幹

史必直使君與使君相勞也雅已聞次翁爲人翁名  
尚智字哲夫陽曲人嘗補郡弟子員不就以貲假幹  
掾省中十餘年除薊之義豐驛焉驛於京師東北  
諸邊爲孔道次翁乃簿正廚傳筆使諸走約客至當  
御者往蓋三年所車馬捷於羽檄使者應乎烽火未  
嘗一日詣對幕府矣再遷北地之北峽關北漢障塞  
尉譏客出入明年棄官歸太原屬使君已舉于鄉視  
笥中俸纔二金笑曰腆矣一抱關吏何功於  
上也尋從使君鄧州使君問政未嘗爲質焉旁引成  
事而已及使君遷大名乃輒不敢復問政曰吾何能  
從兒子輩數數操郡長吏事乎翁魁梧美髯長者少

不視產而長翁乃善賈乃翁撫長翁子則無不若已  
出語人曰兄子某病吾則終夜不能寐然有過又未  
嘗不譙讓之豈爲第五氏哉即晉陽長老亦言翁儻  
儻狀視仇家若不可解者卒如初不著於睚眦里中  
緩急翁輒與居閒然計畫之耳不必人人嘗施焉以  
故里中曲聽翁請言事不願金矣余猶記使君在鄧  
嘗使人於諸郡徵當候太嶽祠官者狀時祠官方貴  
幸余所爲候輒不與諸郡同人以報使君則使君從  
鉅鹿之所爲次翁屬在鄧也後使君從大名遷鳳翔  
太守移蘇州太守禦倭於城下寇竟失利去稱治行  
第一云次翁雖不視產即在驛塾諸驛在關塾諸關

金鹿之所爲次公亦屬在登也後使君從大名遷鳳翔  
太守移蘇州太守禦倭於城下寇竟失利去稱治行  
第一云次翁雖不視產即在驛塾諸驛在關塾諸關  
一日越人裘生者傳過之罷矣翁輒音焉延使使君  
卒業爲之有室蓋三年以裝去次翁所爲使君亡慮  
十數師類如此以故弱冠舉進士不十年三爲大郡  
視曩俸筭中二金實腆矣廉吏何不可爲哉余惟世  
之君子重與人爲善也誠日莫途窮奪然後罷逐然  
後去斯笑之矣至無所爲而棄官則又從而極之曰  
是先奪而圖罷先逐而圖去計之狡者也是計畫無  
復用之而竊輕富貴爲名高者也是恐卒不可測姑  
以自避以緩人之跡我而將以復進者也不知計即

狡亦徒爲罷去耳身已隱矣安用名高愈避跡愈著  
夫又遑恤我後乎是三者故皆不出於患失何世之  
君子重與人爲善也余觀次翁棄官歸時年未五十  
一抱關吏耳此三者何以稱焉

何季公傳

何季公者名積字良慶故姓徐系偃王後子孫稍遷  
歙之傳谿元末有萬億者始易姓何再遷休寧凡五  
世爲兆義兆義生政

景皇帝時用鹽筴起應詔輸粟塞下值虜大入猝獲  
良馬以免顧橐中裝百金耳乃即歸而廢著以復是  
瓦解之術也何以稱少有鬪智即百金不猶當奇勝

良馬以免顧橐中裝百金耳乃即歸而廢著以復是  
瓦解之術也何以稱少有鬪智即百金不猶當奇勝  
邪遂返塞下居數歲果再致萬金政生耀耀生季公  
公生逮壯而伯若仲長已各倍公乃兄弟與俱徧游  
江淮吳楚間所至雍容爲閭里宰相矜以賈咸謂季  
公有家約也先是公父舉明經授長河丞公勸之往  
蓋三年以循吏稱載在邑乘矣二兄之亡也公慨然  
曰曩吾以愛弟奉二兄江淮吳楚間舉橐中裝託我  
我今乃令諸孤無息業哉蓋終其身無私藏亡何御  
史君受寧遠令又勸之往曰無念爾祖使我得稱長  
河循吏子更能得稱寧遠循吏父乎自是寧遠君卒

以卓異聞 召拜南臺御史也公因就南臺覘御史  
君所爲治狀獨持大體矣乃趣還休寧營萬安里而  
老焉縣大夫舉賓射必迎公公彊爲出竟不再然閭  
里暮功待公舉火者十數家未嘗以居常謝客爲解  
也公以季子金孺人以季子婦得當父母驩公自折  
節伯仲間事如長河丞所何得孺人亦以身下二姒  
事如姑汪如孺人所也其夫婦孝友如此御史君上  
績書公與孺人同封年各八十有一歲已孫五人曾  
孫四人矣御史名其賢今爲南京某部郎中云  
于鱗氏曰季公之賢也身治生而父若子皆以仕顯  
長河丞官薄耳其邑紀列焉御史貴倨矣輒謝雖賓



于鱗氏曰季公之賢也身治生而父若子皆以仕顯  
長河丞官薄耳其邑紀列焉御史貴倨矣輒謝雖賓  
射不再出彼竊借寵靈以炫閭里者何限乃季公所  
以先後父若子以仕顯者有道哉豈所謂得勢而益  
彰者乎惟孝友于兄弟子孫修業而息之所謂施于  
有政者也

汪從龍傳

汪從龍者歙人也名雲其先汪華者隋末以豪起據  
六州稱號吳王唐興授總管六州軍事歙州刺史封  
越國公至宋贈金紫光祿大夫叔敖者始自績溪徙  
邑之潛川叔敖生若虛於江南經制使若海爲從兄

若虛十二世生道壽道壽生十有八歲而其父士誠卒于客計至輒往儼而輓以行盡儼乃焚襯襖諸櫝錫相襲也橐而負渡江乃中流有光屬於舟龍輒夾繞舟舟且覆者數矣衆計無所出則徧索舟中諸非常物爲解有髮几澤可以鑿者十具以沈猶是也有丹沙煥如燦火者一斛以沈猶是也而衆愈益恐時道壽偃伏莫敢動即再索舟中念與櫝俱沈耳尋失光所在汔濟衆弗察其所負者枯骨矣道壽生庚應庚應生政和令賢賢生文暎文暎生從龍從龍家自道壽以來四世同居從龍嘗爲叔文暎行質子錢家治其婚旣已責遂并舉其母所遺篋中裝授焉械識

道壽以來四世同居從龍嘗爲叔文暉行質子錢家  
治其婚旣已責遂并舉其母所遺篋中裝授焉械識  
如故也蓋暉七歲而孤其父以篋中裝二千金屬文  
曠比授之日已十有八歲暉不知之也再從叔昞議  
且異產而疑文曠私焉乃索四世所遺者四千金於  
從龍從龍視其遺實無金而衆愈益譟乃徐發其橐  
中書數劑以示衆某之產若干所某所之值若干金  
凡八千五百餘金人人倍其遺也衆復恐從龍却取  
其倍者輒舉抵於從龍然惡又不能二千金從龍曰  
先君子業已領家政而產幸人人倍今舉抵以難我  
不爲先君子受此抵即公等何以明不私初道壽與

其兄同產而兄輒自鬻於程氏檀不與值吳孺人請則引甫而斷孺人鼻終不與值後程氏復以售諸其祖賢今所舉抵故斷鼻之情豈論其不能二千金乎乃受抵而衆遂異產蓋百有五十歲而後備四世之業以報斷鼻之怨成孝子慈孫之志云嘗於京口夜夢僧而旦得鍾百金易之歸而置諸邑時爲郡諸生卽守若令無不長者遇之矣頃之以太學生爲山東布政司理問嘗推稅奉山供客間太山館人各以其客自占至不敢匿一筭由是不踰月而稅萬金上官之役並計諸祠時以監者覆視計簿簿構具諸祠凡數十所計杉竹數千值萬金乃盡削之止計上官構

之役並計諸祠時以監者覆視計簿簿構具諸祠凡  
數十所計杉竹數千值萬金乃畫削之止計上官構  
其署纔數十金而已屬有司行祠事嚴諸工嘖嘖謂  
分作便也從龍固不許輒構上官而撤其構構諸祠  
凡數十所轉相爲用即諸祠次第舉矣與其分作而  
觀望孰若合力之致期是役也有程材無淫物有稱  
事無譎工延人爲火齊瓦而塗焉諸家所不習執齊  
上下漫無可稽從龍一日而得其技則相與謝不敢  
爲奸雖察察務得情然實無它腸歛俗儉視公費如  
出諸囊中耳凡四年徙爲益王府審理有五子各  
以一經爲諸生云李于鱗曰觀從龍自少與其父俱

見苦爲生雖家累萬金知財所從來及起爲吏摧稅  
太山行諸祠監者重有所棄計其幹裁不下鉅萬誠  
有所不能忍者也以是得意耳雖欲學吾術豈告之  
哉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張隱君傳畧

隱君張冲者其先鍾離人徙金陵再徙吳門家世服  
賈云隱君即嘗挾莢里中學一先生之言然畧大體  
終不欲數數佔畢間弱冠往試視業則息錢恒什倍  
喜曰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然我則不暇頃之乃如  
京師與燕趙梓間公子爲富貴容從諸佳麗人鼓瑟  
跕屣踰鞠六博翩翩未厭也及觀宮闕之盛官儀之

京師與燕趙梓間公子爲富貴容從諸佳麗人鼓瑟  
跣屣踰鞠六博翩翩未厭也及觀宮闕之盛官儀之  
美與所交賢豪間長者之游私且慕之曰所謂隱居  
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非深謀廊廟論議

朝廷何以稱焉而胡爲失當年之至樂不自肆於一  
時蓋暮年屬父元平公病則隱君心動趨歸家抵毘  
陵遇盜請橐中裝隱君懸橐覆諸地顧主記記諸故  
人所齎問遺其家者某若干并委之無吝色盜以君  
雍容俾倪故久立微察君君亦恐有它謂之曰吾旣  
已裝單橐舉矣無已迹將在眉睫焉不腆千金由將  
不足以免之即逢蒙視訕要撓膺身質以謝追吏小

禮何所用而斫我為客則一何暴乎賊乃引去君抵家元平公亦愈所記故人齋問遺者其家往視君被劊不敢問也君則自謂橐中亡恙矣然實已請去劊起視記償之為損千金焉乃益治產折節為儉與用事僮僕同苦樂不翅若自其手指出三十年間三致千金嘗曰不時散失無所藏之以故身所嘗施若所已責不可勝數然終不為德而少年附之輒爭為用屬有天幸鬪智智勝爭時時會繇是兄滂弟津以儒術起而隱君用俠聞矣居間田池之樂歲時祭祀進釀飲食被服自通也起塾於家日洒掃治具度可供十人者使三子侍酒於前庶幾賢豪長者適我哉晚



釀飲食被服自通也起塾於家日洒掃治具度可供  
十人者使三子侍酒於前庶幾賢豪長者適我哉晚  
尤好山水徃徃在虎丘石湖間爲廚傳廢一於舟廢  
一於車至即其方返即其期蓋繇是不窺市井矣  
李于鱗氏曰王生徃爲余談隱君家仲子獻翼兄弟  
故奇士也父之仲子以諸君所爲隱君者列傳言屬  
余余觀所論次隱君者梅子真臯伯通之倫與亡論  
刳股薦母稱篤行君子即弱冠游京師自肆於一  
時斯亦誠理所取焉烏氏僕一鄙牧長今安得抗禮  
萬乘事及稱倭夷犯郡時隱君傾身佐縣官之急以  
比於任氏之義公事不畢不得飲酒食肉以爲閭里

率大體如此吾必謂之學矣日治具庶幾賢豪長者  
適我仲子故竒士其所由來遠哉

武母太恭人傳

武母并陘人姓畢氏處士宗伊季女也其先莒州學  
正忘其名以直言顯湖廣叅議鸞孝行表里門臨漳  
訓導居仁稱經師也母自以世家女通內則孝經大  
義歸邑處士用之遺腹三月而用之亡年纔二十有  
四旣彌月生子礪甫凡三十二年而礪夫舉進士除  
長清縣令入爲吏部主事凡十二年而母封太安人  
又三年遷郎中而母封太宜人又一年擢太常少卿  
而母封太恭人是時母年七十有一五年而王用三

又三年遷郎中而母封太宜人又一年擢太常少卿而母封太恭人是時母年七十有一五年而王用三錫蓋殊遇也先是礪甫在諸生中母年五十有司上言節婦狀

先帝命表母里門矣攀龍曰余觀程嬰杵臼之烈殺身相勸也託孤爲難焉一寡婦人而提六尺之孤義不辱則毀髮膚以杜求者無已感慨經溝瀆自謂求訖計畫無復之耳無論形虧而行立之爲無以自全即身亡而孤存亦爲無以自免也受其孤而使有所不可知猶爲重遺之矣旣阻薦饑匍匐更依父兄輒貽不淑天所不能奪也衆方用暴以孤爲辭是

非示之以有累之形而誨圖之哉將何所不至也乃武母故自有母才云礪甫又爲余言母家代自有節婦蓋其天性也

錢唐節婦凌太安人傳贊

以余觀於凌太安人何世之論節者之固哉可相勸而成也可相勸而成亦可相靡而敗烏在其爲天性哉方太安人撫遺孤纔五月一老姑相依至戚也姑而姑諷更嫁之諷更嫁之矣乃歲凶復不能具饘粥共養如姑意罵詈日滿室曰婦何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更嫁之者且不嫁也曰所恃族長者而族長者諷更嫁之作使豪奴益肆侵侮惟產之睥睨而藐諸

若其不知就嫁之者且不嫁也曰所恃族長者而族長者  
諷更嫁之作使豪奴益肆侵侮惟產之睥睨而藐諸  
是圖危矣不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曰婦何家不可  
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孰不愛女太安  
人尚亦有父在父而父諷更嫁之至令踰年廢歸寧  
禮以自絕而猶未置焉徃曰女何藏之深也則操挺  
劫之至今頭搶地觸九案血流被衰經而猶未置焉  
至今斷髮毀形以相示有父而悖如此者乎曰女何  
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人情為  
其子以婦為其子之孤以婦自為以婦而姑不然矣  
人情族有孤收之以其母有婦庇之以其身而族長

者不然矣人情欲其女有令名亦欲已有令名於其  
女而父不然矣是三者所遇皆非人情太安人可以  
影響自解何家不可居何家之無姑何家不可居何  
家之無子舉產而授族長者屬姑焉委之以不可知  
之子而且令父自絕於所適何負夫也難者曰姑且  
老可竢藐諸之謂何則季子業以孤寄之矣曰是猶  
相勸而成也三者所遇皆非人情而太安人卒能事  
姑立立今

聖天子下明詔厥高行見褒朱轡而守建昌者孤邪  
是靡之而勿敗則非可相勸而成明矣今謂太安人  
自存以存其子太安人段無子將爲一訖計乎勸之

是靡之而勿敗則非可相勸而成明矣今謂太安人  
自存以存其子太安人段無子將爲一訖計乎勸之  
勢緩靡之勢急緩急非所論此余所以謂天性矣故  
語節而待子無以處夫無子者也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

淡海行

卷之三

三















